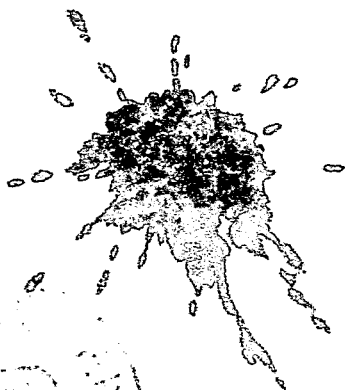




忠勇故事

第三集



贈閱



第三集團軍司令部編印

1940



Me
I 246.8
71



3 1761 3930 5

寫在卷前

日本鬼子憑藉着飛機槍砲和一切物質的威力，乘我國災患之餘，喘息初定的時候，傾其陸海空軍的力量，猛烈進攻，原定計劃，三個月滅亡我國，那曉得我前方的戰士們浴血飲彈，爭先殺敵，後方的同胞們齊心協力，奮起衛國，任那鬼子飛機槍砲如何利害，終不能摧毀我戰士同胞們忠勇殺敵衛國的精神。現在抗戰已經三年了，日本鬼子不但不能滅亡我國，反弄得自己國內兵盡財窮，上下瓦解，一點辦法都沒有了。還事實告訴我們，精神的壓力已經把握了戰勝物質壓力的權衡。那班爲國犧牲的戰士同胞們取義成仁，蜀天地驚鬼神，忠烈事蹟，和那班智勇男兒奮勇殺敵，造成出奇制勝的戰果，不僅是爲我們所欽仰與崇拜，而且要抱定決心，踏着這光明的道路，繼起直追，把那鬼子殺個乾乾淨淨，達到最後勝利屬於我們的目的。因此，在這抗戰過程中，所有片段的忠勇事實，都是構成異日光榮戰史的材料，很值得我們十分的重視與珍惜。爰就本軍部屬，從事搜採，分期彙編成冊，在前此兩週年中，已有一二冊集公諸社會。現在第三週年部

份，亦經搜羅完成，繼續付梓公世，以供愛國讀者之瀏覽，並資揚勸。但因爲時間倉卒，深恐多有遺漏，除俟將來更行補輯外，謹在此先致歉忱。

編者識二十九年九月

日

忠勇故事目錄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一、 | 二十師神槍手開封施威 | 朱星燦李運德各獻奇能 |
| 二、 | 槍砲聲裏敵作望鄉鬼 | 白刃起處血染壯士衣 |
| 三、 | 殺敵老手再上戰場 | 夜戰沙場驚破敵胆 |
| 四、 | 陣頭中卒敵寇斂跡 | 夜襲開封血染征衣 |
| 五、 | 田慎孝浴血殲敵寇 | 受重傷馬莊突重圍 |
| 六、 | 身先士卒營長捷足登城 | 臨難不苟高呼國恥家仇 |
| 七、 | 張敬德智勇殲倭寇 | 老百姓臨別道真心 |
| 八、 | 陳調祖連斃十寇 | 受重傷尤待殺賊 |
| 九、 | 還冀國韓廣裕成仁 | 感情義李景武捐軀 |
| 十、 | 探敵巢力除電網 | 燒倉庫智取龍亭 |
| 十一、 | 告奮勇鳳雲率隊 | 佔龍亭智殺敵人 |

十二、丁國副巧計埋地雷

曹營長夜破野鷄崗

十三、高振超縱火雲車站捉賊

龔開封涂班長夜戰南關

十四、遭火攻于振華率部突圍

勇殺敵周貴卿全排殉難

十五、龔開封許蔚超連站逞勇

乘黑夜殷治平橫槍掃敵

十六、沈蒼應戰雖有書生氣概

赫赫戰功不愧武將風度

十七、臨險地而復生全憑巧計

脫牢籠以返國的是英雄

十八、八柳莊巧殺敵人

受重傷忍痛突圍

十九、關封城張振昌行刺

斷脂河劉興燭喪命

二十師神槍手開封施威，

朱星燦李運德各獻奇能。

絕國窮兵事可哀

聲聲彈雨血花開

東夷未識神槍力

疑是千軍萬馬來

陸軍第二十師的戰士們，在掃蕩開封戰爭中，發揚了他們高貴的戰鬥品質；勇敢，智謀，沉着，混合的孕育在他們的精神裏，正像常綠的冬青與堅實的竹子，永遠的持續着青春的。

無數的人懷着熱烈的慕戀與赤誠的景仰，對於這些勇敢善戰的健兒。「看，這是咱們二十師！」這話從人們嘴裏吐出是如何的平庸，但却含着非凡的贊許，得意，誇耀因為有他們，大家才感到生活安定有保障。我們給敵人十四次不可遇避的致命打擊，敵人却不能越雷池一步。

在這從容打盡敵人的最近一次，雨後的風夾帶着這份的潮溼掃清了暑熱中的繁華，



(南)

面掙扎，跌倒，鮮血滋養了新生的嫩草。

十幾個十幾個遺留的屍體躺在柳樹巷子前面的原野上，永遠沉沒在島國的相思夢裏。在這些槍手裏面，最出色的還要算上等兵李運德，每次打靶，他都是連中三次紅心。在戰場上，他更是百發百中的，死的目標與活的人在他都是一樣，因此「神槍手」這個榮譽自然的落在他的頭上。弟兄們好開玩笑的。看見他就嚷唱「神槍手！」他却冷淡的報之一笑，是一種不傲的和愛的笑。

「步槍官機槍用」這是李運德的歌謠，在攻擊開封的戰鬥中他更發揮了這默誓的威力，蜿蜒在開封城外的大堤，爲了迎擊南開竄出之敵，我們正隱了一部份威武的健兒，其中就有我們的神槍手在內。

隱約的窺見了敵人的斥候，弟兄們還在「是敵人嗎？」「是敵人麼？」的探詢。却陡然的一聲帶着尖嘯的掠過凝靜的空氣，遠遠的，敵人倒下了。弟兄們互相的搜索着槍聲的來源，只見李運德的槍口在冒煙。彼此的眼光接觸裏含着兩個字「是他！」

面掙扎，跌倒，鮮血滋養了新生的嫩草。

十幾個十幾個遺留的屍體躺在柳樹巷子前面的原野上，永遠沉沒在島國的相思夢裏。在這些槍手裏面，最出色的還要算上等兵李運德，每次打靶，他都是連中三次紅心。在戰場上，他更是百發百中的，死的目標與活的人在他都是一樣，因此「神槍手」這個榮譽自然的落在他的頭上。弟兄們好開玩笑的。看見他就嚷唱「神槍手！」他却冷淡的報之一笑，是一種不傲的和愛的笑。

「步槍官機槍用」這是李運德的歌謠，在攻擊開封的戰鬥中他更發揮了這默誓的威力，蜿蜒在開封城外的大堤，爲了迎擊南開竄出之敵，我們正隱了一部份威武的健兒，其中就有我們的神槍手在內。

隱約的窺見了敵人的斥候，弟兄們還在「是敵人嗎？」「是敵人麼？」的探詢。却陡然的一聲帶着尖嘯的掠過凝靜的空氣，遠遠的，敵人倒下了。弟兄們互相的搜索着槍聲的來源，只見李運德的槍口在冒煙。彼此的眼光接觸裏含着兩個字「是他！」

戰鬥聲震天，敵人大批的衝來，大批的倒下。發槍最多的是李連發，十幾槍，一顆挨一顆的沒有差錯。光榮的勝利！隨時可以聽見的歌聲洋溢在大炮：

「我們都是神槍手，

每一個子彈，

消滅一個仇敵！

「我們都是神槍手，

槍砲聲裏敵作望鄉鬼。

白刃起處血染壯士衣。

小醜相傳鬼國兵，跳梁日日事橫行。

從今一入降魔陣，不得生還到鬼門。

砲在一陣急劇的怒鳴後，終於沈寂了。遠天的浮雲，流動在太陽上面，灼熱的陽光雖沒有向下偷窺，但天氣仍舊煩燥，沈鬱。

弟兄們的精神稍稍的感到疲乏，額上的汗珠一大滴一大滴的落在焦熱的沙地上，不知誰吼出了一聲：「他媽的，瞧鬼子還有幾下子？」立刻許多聲音嚮出了同樣的話：

「瞧鬼子還有幾下子？」

「瞧鬼子還有幾下子？」

中士班長李景兆蹲在地上，用手指頭劃着：「成仁取義」四個大字，嘴裏輕輕地吐出：「不要輕敵！」手指頭不知不覺就在成仁取義上面寫出，「不要輕敵」，「不要輕

敵」隨後又被「成仁取義」所覆掩了。

氣壓愈來愈低，天也愈來愈暗淡，風遠遠地帶着塵埃掠過田隴，樹叢，原野……是暴風雨將來的景象。

「死有重於泰山，有輕於鴻毛。你們願意重於泰山嗎？」中士李同德記得師長剛出征時的訓話，並記得自己曾清晰的答着：「願意」！想起來，就向本班的弟兄們解釋重於泰山的道理。一句繼續一句，一句比一句熱烈，自己也感到自己底熱血在急速的旋轉，在沸騰。

弟兄們底眼都有了潤溼，紅漲了面頰。一等兵張清心更急紅了眼，閃閃地發了光。用他那粗糙的大手摸着脖子，摸着後腦的頭髮。手不自覺的在頭上抓了一把，鬆開手就是一把頭髮，自己也感到好笑，對着那烏黑的槍筒，亮晶晶的刺刀看了一眼，雙手落在上面撫摸着。臉上很得意的透出了笑容。

微微的，有坦克車的聲音傳來。弟兄們都終止了談話，圓睜雙眼。向那原野的邊際搜索。

張清心拍拍身上的灰塵，倒提了槍，泰然的。

李景兆「擦」的一聲拔出了頭號盒子，手在槍筒上揩拭，兩腳正踐踏在「成仁取義」的大字上面。

「碰碰……」

「得得……得得……」

坦克車，大砲，機關槍交鳴着，弟兄們靜待着裝甲車與坦克車的附近。烏龜似的蠕動，逐漸逐漸地縮短了距離。

「準備沖鋒」李同德輕輕地從牙縫裏擠出，一個傳一個「準備沖鋒」！「準備沖鋒」！

刺刀插在槍頭上，手榴彈捏在手裏，跑步的姿勢。

「殺」突然地李景兆首先衝出去，無數的聲音吶喊着同樣的字，爭先恐後的奔向目的物。

「轟——轟——」

「轟！轟！轟！」

「轟轟轟轟」

一個，兩個，無數的手榴彈，扔出去了。爆炸了。李景兆三個炸彈，殲滅八個敵人，張清心底刺刀從一個肚皮裏拔出來，又刺進另一個脖子。李同德衝進敵人底臨時機槍陣地，以一顆手榴彈，完成了敵人底，「無言凱旋」。

太陽剛從浮雲縫裏露了臉，風好似也靜止了。不知誰的嘴裏吼出了一聲：「他媽的，瞧鬼子還有幾下子！」却像秋葉落地似的無絲毫的反響。

殺敵老手再上戰場

夜戰沙場驚破敵胆。

曾經百戰赴沙邱

尙惜當年志未酬

今日縱橫顯身手

萬槍林裏抱兵收

王振先——五八團一營三連的下士，是一個久經戰場的老手。矮小矯健的身材，一張黑油油的圓臉，兩隻流星似的閃光眼睛，尤其一嘴行列整齊的白牙齒，隱約地顯露在圓圓的小口中，更顯得他是一個強悍而機警的人。

在他的期望裏，這次的攻堅戰鬥，一定要大顯身手，獲得一個美滿的成績。

景色漸漸的暗淡了下去，四圍的黑幕，隨着晚風的吹來籠罩了大地的一切，就在這個星光，營長乘着上峯的意旨，率領向南關車站之敵偷襲。

車站的南端是一條久已破壞的隴海路的殘基，附近有很多雜亂無章的野草，磚土，有很多破爛坍塌的破壁頽垣，經過了一般的偵察，知道敵人的陣地是在這一帶附近。

夜在慢慢的微渡，空中的小星眯着眼睛，高挺的葉子在磨擦着沙沙的作響，地面上露水浸溼了他們的腳，他們靜悄悄地向着目的地——南關車站前進。

衝破夜的沈寂，惹起敵人惶惶驚亂的是王下士一顆顆手榴彈的爆裂聲。火光和沙土混在一起，掀起一圈圈的黑霧，可笑十幾個敵人像死豬似的躺在血，土，黑霧交織的陣地裏，做了遊魂無依的望鄉鬼。

精悍機警的王下士海邊敵人哨兵線，「轟！轟！」地手榴彈的爆炸聲，不但引起了敵人的慌亂，更指示了敵人陣地的位置。於第一營第三連，第……：很快的佔領了有利的地形地物，槍聲與手榴彈的爆裂聲，織成殘敵的合奏曲，在雜亂無章的細草，磚土上，在破爛坍塌的敗壁頽垣間，縱橫地躺着敵人的尸體，因為是在暗夜，也沒人去看一看他畸形的狀態。

「轟轟」……「轟轟」——開封城頭的敵砲，連續的射到這裏來，砲彈飛進的火花，正與敵屍模糊的血色相輝映。同時這一陣地槍聲，砲聲，喊殺聲也作了王振先，第一營，第三連，第……的凱旋曲。

威鎮中牟敵寇斂跡

夜襲開封血染征衣。

威名早已驚殊俗

坐鎮中牟敵胆寒

振臂當先增士氣

汴城又報凱歌還

月亮尚未升起，星點都隱藏在薄雲的後面，馬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裏奔馳，前面白色馬尾從浮動，導引着後面的馬，一個跟着一個。

「轟通……」過山砲與野砲間雜的怒鳴着，隱約的透過微光。塞滿人馬的村子靜靜的，大家都浸在黑暗與沈默裏，每個人的心都緊張得要破裂。一間養牲口充滿臭味的茅屋，搖曳的燭光裏，師長，參謀長，參謀們擁擠在大幅地圖前，鋼筆在拍紙簿上，迅速的流動，命令接着命令。

六月三十日子夜，×××第二營，以待擊姿勢，分布在城內南角。營長陳新山，曾在中牟建樹過赫赫武功，小鬼到處向老百姓探詢！

「駐在中央的中國軍隊換防了麼？」

「還是陳新山麼？太大的囚籠！」陳××鎮靜的咬着嘴唇，玩弄着手裏的二號盒子，紙烟放在帽子裏抽，借着微弱的煙光看着錶，十一點四十分十一點五十分……等待再等待。十二點正，遠遠的在西北角飛起了一個耀眼的藍色信號彈，陳營長高高的舉起舉着二號盒子的手，開始由大堤上向下衝，越過鐵路，向着城牆的邊上衝，弟兄們緊隨在他的後面，肩負着硬梯與軟梯的都搶前一步。

「喀喀喀……喀喀，……」機槍掩護行進，掃射着城頭，一個跟一個，無數的黑影，都在雲梯上幌動。第四連奔去了，第五連與第六連緊隨着，在大隊的前面是陳新山。「拍拍……」流彈不幸的正擊中陳營長的手臂和腿部，他以一種飛快的動作，打開急救包，將紅藥布敷上，立刻裹好，繼續行進，並擺動他的二號盒子。城頭上架設好的重機槍的火亮，照在他底臉上，我們看不見一絲拘攣，只見他嘴角灣下去，顯示超人的執拗與堅毅。

密集的槍聲，逐漸地遠去……敵人的加農砲終止了哀鳴……。

田慎孝浴血殲敵寇，

受重傷馬莊突重圍。

殘廢殘夷憑智勇

重圍突破見豪雄

百般苦戰千般險

兩樣馳驅一樣功

田排長名慎孝係河南方城人，二十六歲，他是個初中沒畢業的學生，受了「九一八」洗禮，才棄學從戎，立志報國，十年汗馬，積功升至六十團二營五連的排長。對人和藹誠懇，遇事負責努力，所以他的官長，同事，部下，沒有不愛重他的。

當本軍未奉到攻擊汴敵命令之先，他就請準短假回籍奔喪去了。假期未滿，因聽到本軍渡河攻敵的消息，卽是夜奔馳，兼程返部，深以不能參加殺敵爲憾事。二十一日到達團，二營已先頭出發，他向團長報告後，隨團夜半渡河，次日卽歸連服務。

二十二日夜十二時，該連奉命向大馬莊車站之敵進攻，田排長就率領着他訓練有素，願共生死的全排英勇同志，担任左翼前進，該處敵人的工事，相當鞏固，堡壘之外，

還有鐵網，田排長將敵人的鐵網先行破壞，殺向敵人的堡壘，於是敵人退回堡壘，憑險頑抗，集中火力，向我掃射，我軍也利用了民房還擊，血戰數小時，衝殺七次。最後田排長，用最準確的手榴彈投到敵人的堡壘內，把百餘敵寇消滅過半，殘寇逃去，大馬莊車站遂被克復。

血戰展開已達十多個鐘頭了，北面的敵人雖被我們阻止在老黃河北岸，可是南面又竄來一批倭寇，裝甲汽車二十輛餘，上有飛機的掩護，大砲坦克車向義一齊進攻，並用迂迴戰術將我左翼線包圍。我勇敢沉着的田排長，並不慌，仍是沉着應戰，絕不稍動；敵人一再猛攻，均未得逞。又支持了兩小時，他排的三個班長犧牲了兩個。弟兄們也傷亡不少。他接長官讓他轉進的命令，戰局顯已到了彈盡援絕的危境，他並不慌亂，運用他沉着機警的智力，決定死中求生的辦法。他振臂一揮，向東北方衝去，出敵不意，在還排弟兄的猛衝下，消滅了三十多個鬼子兵，安全的突出了敵人的包圍，歸回防地了。

身先士卒營長捷足登城，

臨難不苟高呼國恥家仇。

捷足登城意氣雄，

身先殺賊建奇功。

成仁報國千秋事，

死向沙場最善終。

想起了曹岳南營長，大概沒有人不曉得他的大名的，在我張師長開封大捷一役，他是帶着弟兄首先衝進開封的第一個，而他忠勇殉國的消息，也就隨着開封勝利的捷報傳遍了全國。

曹營長名岳南，年三十五歲，山東省肥城縣人，他是陸軍第二十二師一三二團一營的營長，深沉有識，勇敢善戰，正代表了山東好漢的素質，對待部下有恩有威，所以他營裏的兄弟們，沒有一個不怕他的，但是也沒有一個不深深敬愛他的！

襲擊開封的命令下來了，曹營長的任務是攻打開封的西門，二十三日夜間一時，一隊挺進的行列，在鬼子的噩夢正酣中，悄悄地進到開封城下了！

真堪稱是「身先士卒」呢，曹營長頭一個爬上城頭！

「營長上去了！」

「營長上去了！」

一陣低細而有力的耳語，繩子梯子布滿在城牆的一角，剎那間，夜色朦朧中，城頭上已站滿了我們的戰士！

經過一陣急速而嚴密的佈置，第一連曹，聶，兩班佔領前面一帶民房作據點，向敵攻擊，第二連的孔排長，從明誠中學向大街衝出，殲滅當面的敵人，掩護後續部隊的進攻，曹營長親率着第一二連沿着西門大街向前衝去！

「現在正是我們殺敵報國的時候了，弟兄們！努力幹上去！」營長握着手槍，高聲的大呼着，每一句都是一粒子彈般的向外射出，鼓起了每個士兵戰鬥的心。

激烈的戰鬥在街頭展開着，稠密的槍聲交織成火網，一個個敵兵在我們戰士的手榴彈的火舌前倒下去，成堆的日本鋼帽子滾拋在血泊裏。敵人增援了一次又一次，我們的戰士也傷亡到太半！但在營長的英勇機敏的指揮下，都受了營長的激勵，有死無退，十

幾輛汽車被我們擊毀，一百多個敵兵的屍體倒斃在街頭，增援上來的敵兵在竭力掙扎，集中火力，急狂地反撲過來。正在指揮作戰的曹營長，一顆流彈穿進左脅，我們的英雄仆倒了，鮮血馬上溼透了牠的軍衣，他還不住的高呼！

「大家爲國雪恥爲家報仇！活着回去不是好漢！」這悲壯的昭示感憤了每個戰士的心！誓爲國家，和偉大的長官進行更激烈的戰鬥！

看着在靠近身邊的孫代營副，曹營長便關切的說：「我是不能活了，你就負責指揮本營，總要和敵人死拚到底，我死也算得當了。」孫代營副含着眼淚不忍離開營長，曹營長便大聲喝道：「還顧念我幹什麼，現在到了什麼時候，去！去！」

說着，還要掙扎起來去指揮隊伍，終以受傷太重，作了壯烈的犧牲。

我後續部隊在曹營長開路先鋒打平的前路上，從容進城，造成空前大捷，誰不說是曹營長的功勞呢！

開封城上插遍了青天白日的旗幟，曹營長永遠的生命隨着那旗幟在四月的陽光下閃着光耀！

張敬德智勇戰倭寇，

老百姓臨別道真心

直搗腥臊瘴毒窩，

神兵電掃血成河。

汴垣一夜榴彈起，

生鬼無如故鬼多。

且說唐朝時候，有位大將，名喚敬德，力能搏虎，至今我們一提到敬德打虎，連三歲小兒，也都能順口道出。在下今天單道一位抗日的英雄，堪稱「今日之敬德」。爲什麼叫他「今日之敬德」呢？因爲他的英武勇敢，堪和當年之敬德比擬，這位英雄的大名也正喚做敬德，所以一想起，便把今古兩個敬德聯在一起了。

單說今天要說的這位活敬德，却不姓尉遲，而是姓張，在二十二師裏如今一提起張敬德，誰都要伸一伸大姆指頭嘴裏叫一句：「張敬德嗎，人家真行！」他是山東省平原縣人，今年二十六歲。

說起官銜來却不甚大。要印張帶銜兒的名片，右上角的一行小字是：「陸軍第二十

二師「三二團中士班長」，你笑人家官小嗎，那你就錯了，人家幹出的事兒才能使你佩服呢！

話說民國二十九年四月，第二十二師奉命攻打開封日寇，二十三日子夜一時左右，神不知鬼不覺中，大軍已爬進開封城內。進城後，連長下個命令要張敬德帶領本班弟兄，佔領電話局附近民房，把守街口，阻止敵人向西門活動，張班長把隊伍帶入陣地，不久，當即發現敵汽車三輛，滿載敵兵，吼吼叫叫地向西門駛來，好不威風！這時候張班長急中生智，命令十幾個弟兄埋伏大路兩邊，每人手裏緊緊地握兩個手榴彈，單等汽車臨至面前，只聽大喝一聲，從路旁跳出十幾條大漢，一個個張眉怒目，把手榴彈雨點一般的向鬼子兵擲去，來勢洶湧的三輛汽車，登時炸得粉碎，可憐幾十個敵兵，一個個都嗚呼哀哉，作了靜默的凱旋！

敵人被消滅了，張班長帶了弟兄，悄悄走到汽車北面的近旁詳細搜查，幾十條殘缺的屍首橫七豎八的躺在那裏，一具尸身的腰間，還掛有灣弓式的指揮刀和圖囊等物，知是敵人軍官，便上前把刀囊摘下，準備回去報功，暫且不提。一會兒敵兵又來了，張班

長卽奮勇迎敵，誓死不讓鬼子兵衝進西門，戰至八時左右，敵兵越來越多，猛攻西門，終以衆寡懸殊，西城樓被敵人佔領。

敵人佔着西城樓，大得地利，居高臨下，便使用擲彈筒對準張班長猛烈射擊，該班完全失却掩蔽，萬不得已，便且戰且退，轉移到西門大街路北郵局附近一個院落之內，這時敵人也緊緊追趕，以熾烈之火力向我壓迫，張班長見勢不佳，便率領弟兄退入室內，定要與敵決一死戰，拚命到底，敵人沒法進展，便把這所房子層層包圍。以機關槍不住的向室內掃射，這緊張的血戰，直打到下午四點鐘，鄰兵四班的任班長受傷，副班長呂備之也陣亡在屋內！包圍的敵人越來越多，向室內的射擊也越來越緊，敵人向室內衝，衝幾次都被他們打回去了！這時候張班長見大勢已去死守無益，便派一個弟兄在後牆上挖洞，準備出路，自己則握着刺刀手榴彈，伏在門後死守房門，敵兵衝上來一個，一刺刀挑了，後面又衝上來，一個手榴彈完蛋了，……一連數次，七八個敵兵，都在張敬德手裏結果了性命。

鬼子兵看着對這位活門神，真是無計可施了，便下了毒手，施放毒瓦斯，誰知道妖

法也被張敬德破開了，張班長一發現敵人施放毒氣，便馬上用「以火消毒法」，把柴火堆在門口燃燒起來，敵人的魔法給破了，我們的人一個也沒有毒傷。

這樣血拼，鬥法，一直到下午六點，張敬德看再繼續打下去也沒意義了，便帶領着一班弟兄，用了土遁，從後牆洞裏突圍而出，敵人見我突圍，也不肯放鬆，緊跟上來，十幾條好漢，穿衙越巷，且戰且走，及至打到黃昏時分，在激烈的戰鬥中大家失掉了連絡，而敵人的追擊也鬆懈下去。張敬德打得渾身血泥，自己也不知受了幾處傷痕，看見身邊一個弟兄也沒有了。氣力一鬆，便昏沉地躺在一個小巷的角落裏，一陣陣槍聲，時遠時近，時疏時密地在他耳邊響着，他想掙扎起來，卻沒有那股氣力。

等一陣大夢清醒時，他已臥在一間小屋的床上。這是誰的家呢？看看周圍的人，一個也不認得，但他們侍奉他却像侍奉一個親人似的，這是一家老百姓的人家啊！他明白了，但他也沒說什麼，他像對待自己的親人一般的接受着他們的招待。

整整住了五天，本來沒受到重傷，他的精神復原了。

「我得走啊！」

「走呵。」

一輛小車，裝滿不值錢的笨重東西，一個老百姓推着，另一個老百姓拉着，吱吱哇哇推出開封城門，這拉小車的老百姓便是張敬德。

出得城來，把小車上的東西向路邊一翻，拉車的繩子向車上一丟。

「走了！」

「走呵！」

但他們的腿都不會動，不是兩條漢子嗎？現在的表情却是一對情人的惜別！不是嗎，他們也是「情」人呢，在他們的心中有一股偉大無比的「情」在繫繫着。

……好久，好久，他們的腳一直沒有動，他們的目光互相凝視着，突然推車的老百姓走過去，向他低聲的說：

「盼你們努力，第二次入城早點實現！」

陳訓祖連斃十寇

受重傷尤待殺賊。

尋爲殺敵到中原。

氣貫長虹白日間。

斬罷樓蘭心未足。

橫槍從自犯烽烟。

陳訓祖自承兄勳生長在雲南省的鎮南縣裏，鎮南這個地方是個偏僻的小縣，因爲山脈的縱橫，阻礙了向外發展的道路，他成年都在這萬山叢疊的谿谷裏沈寂着，外面的一切，對他很少發生影響。

這偏僻古樸的城廂的居民，也和這城一樣沈寂，出作入息默默的工作着，因爲他們終日涉水登山的工作，都自然的練成了健康的體格和敏捷的雙腿。陳訓祖對於這個環境的陶冶和教訓，和別人並沒有兩樣。也照樣的養成了一個健康有力的身體和敏捷的雙腿。

敵人的砲火，把他催出了故鄉，他不信敵人會那麼厲害那麼勇敢，他懷了一顆莫明

其妙的心，他想着投到軍隊裏當名殺敵的兵，他自己在出家後的長途行程裏，他曾計算着，到外面要找什麼樣的軍隊，到裏面怎樣當兵，到前線怎麼殺敵，怎樣可以得到榮譽的獎章，怎樣可以做一個頂呱呱的英雄，這些的確給了他不少的勇氣。

他離開家鄉不知道走多少路了，這在他也從沒想過，計算的話，更談不到了。他終於找到了他所想像的軍隊，十二軍便是他最終的目標，他覺着十二軍大多數是慷慨的北方人，處人方面總較容易些，他毅然的就到十二軍了。

在今年四月，二十二師攻開封的時候，陳訓祖他才二十四歲，在二十二團二營五連四班當着上等兵，在他覺着「上等」這個頭銜，已是無尚的光榮了，他時常對人表示，無功升調是一件可恥的事情，所以他自升了上等兵，時時想着要趁機以報國家和長官的恩遇。）

在這次我軍攻入開封城裏的時候，條條的火線，織成了密密的火網，連一隻小的家畜也難穿過去。陳訓祖他滾着穿過了火網，他很沉着找到了一個可守的據點，藏起了他的身體，向外射擊，在敵人離他不遠或靠近的時候，他才開槍，槍槍不空的他打死了十

個敵人，他趁機會奪到，躺倒了的敵人的槍，和死了的敵人的腦袋，他準備着拿這些作戰的功績，以報答他平日的宏願。

正因為他的出動，敵人發現他了，來了個集中射擊，他的手都受了重傷，不能再射下去，他咬緊了牙，把他的手裏了起來，把刺刀上在槍上，他不再射擊了，他準備着敵人臨近的時候，給他來個刺刀的衝鋒。

我們援軍到他那裏的時候，發現了他的傷，不能射擊，一個班長曾叫他把槍交給另一個弟兄，但是，這事被拒絕了，他很氣憤的說：「殺敵犧牲爲軍人天職，人存槍在，何便給人，願和此槍共存亡」，班長不便勉強，因為他是個作戰有功的人。

遭重圍韓廣裕成仁，

感情義李景武捐軀。

慷慨捐軀保令名。

豈甘賊辱惜殘生。

雖湯舊事分明在。

浩氣流傳自古今。

韓廣裕二十九歲了，他是山東省長山縣的人，敵人攻濟南的砲火，使得他丟去了祖宗留給他的鋤頭。換了棵殺敵的長槍，扛在肩頭了。

他從加入十二軍，大小殺敵的戰爭不知參加了多少次；他只記得手裏的大砍刀，因為血染的銹鈍，給他換了八次。可是他不得殺了多少敵人。

因為他的戰功，到鄭州的第二年，他升了二十二師一三二團一營一連一班的中士班長，他忠厚樸誠的待人，感動着他班內的每個兄弟，都願出死力的爲他全班爭名譽。正因為他班內的齊心與努力，在全連甚至全營成了個模範班，提起了一連一班的名譽，誰不嘖嘖的稱羨呢！

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的早晨，我軍攻入開封的時候，他依着曹營長的吩咐，沿着博愛路，向着十字街頭殺去了。在彈如雨下的急射的火網下，他率領着全班的兄弟，向前衝去，他不怕敵人強烈的砲火，更忘記了死的可怕，一股殺敵雪恥爲國效忠的熱血，在他的全身奔流着，鼓足了他殺敵的勇氣，不顧一切的前進着。

寬廣的十字街頭，滿堆着條條的土袋，作了敵人的堡壘；敵人從鼓樓撥增的援軍，潮水般的向十字街頭撲來。槍彈失去了牠的作用，刺刀砍刀成了各個戰士的武器，刀刀往還的惡鬥着。

這時候韓廣裕回頭看看他率領的兄弟，已多成了敵人刺刀下的死亡者了，只有他的下士李景武、士兵劉松林，還跟着他不顧生死的殺敵。可是在劉松林的脅下，已在殷殷的涌流着鮮血了。敵人還是層層的逼逼着，韓廣裕見大勢已去，不能再和敵人掙扎周旋了。在陣衝殺後，他回頭對李景武和劉松林說：『本來我生死何關，委實要說過『不成功便成仁』，是時常了，是我成仁的時候了，你們能戰的戰，等待援軍，不能戰的，成仁。』成仁是你們自己的事了。』他說完了這話，把自己的槍口對準自己的胸膛自戕了。

一縷英魂，永成了殺敵英雄。

李劍看到班長的慷慨成仁，大受感動。一來想到班長待人的寬厚，二來敵人的進逼，使得他們再沒有戰鬥的力量了。他們不願作敵的俘虜，也隨着班長的槍聲，各在自己的槍口上成仁了。這是多麼悲壯的一段事啊！

假如你親眼看到的話，一定會使得你不停止的流着你的眼淚啊！

探敵巢力除電網，

燒倉庫智取龍亭。

壯士三黃驚賊夢。

英雄一計取龍亭。

可笑倭寇無見識。

焚了倉儲又折兵。

淪陷後誰到過開封，都知道在大街小巷的轉角處，堆積着層疊的土袋子，據着街口的重要地方，擺着帶刺的鐵絲網；據敵人自稱，鐵絲網的上面是通過電流的。他這些土袋子，鐵絲網，並不是爲了夜間的小偷，或突發的搶案；防備我軍的攻入，才是土袋子和鐵絲網的真正用途。這些土袋和鐵絲網，在我少數的健兒攻進城後，對我後援軍的前進，的確是個絕大的障礙。

這次攻打開封，早先的預計到這些東西的破壞：在敵人嚴密的監視下，像着爬進城去，幹這件工作，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當環問着「誰幹這件軍中罕見的時候，並沒有慷慨答應的，劉排長恆貴，再也忍不住他的「腔怒火」，他慨然的答應了這艱鉅的任務。

在四月二十二日的黃昏後，他率領他的一排弟兄，從城牆的角落，悄悄爬上了城牆，開始工作了。在一陣緊張工作裏，破壞了城牆上的鐵絲，順着城角的暗影，爬到城下，跑到衛心，又在執行任務了。

因為大刀闊斧的砍削，被敵人察覺了；在縣縣的機槍斜射裏，劉排長並沒失去他往常的鎮靜，他很從容的指揮着弟兄們，迅速的藏在百姓家的門首，預備好手榴彈砍刀，靜待着敵人的臨近，好給他一個猝不及防的痛擊。

大約十分鐘的光景，敵人開來了汽車十餘輛，唐克車四輛，上面載着二三百名敵人，電掣般的過來了。在敵車臨近的時候，廟旁民宅的門首，跳出來數十條彪形大漢，裸露着臂膀，腰的週圍插滿了蒜鏢形的手榴彈，一手握着砍刀，一手抓緊了手榴彈的木把，兇煞神似的站滿了敵車的兩旁。

突如其來的襲擊，使敵人慌了手脚，並沒等敵人還槍。敵人就死在我健兒手榴彈的紅光裏了。頭前的兩輛汽車，被手榴彈炸得到處是洞，失掉了他爬行的能力，破碎山石似的堆積着，阻礙了後面車輛的去路。擠擁着死挺的車子擺了一馬路。還給我健兒一個

殺敵的絕好機會，劉排長一躍，跳上了敵人的汽車，跟着幾十條好漢竄上了敵人的汽車：手榴彈的火光，砍刀的亮光，血的紅光，攪作了一團，沖破了黃昏後的沉寂。在汽車上的敵人，不能再掙扎的時候，汽車唐克車都以屁股作頭的，退了下去；四個鐘頭的惡鬥，就這樣結束了，在殘破的汽車傍，劉排長，號召着他的弟兄，真巧！雖然有幾位受傷了。還存滴着鮮血，但每個人的胳膊腿都是全的；誰也沒少一隻。

劉排長指揮着弟兄們跳上了民房，在高低不平的民房上，飛似的向龍亭奔進了，他知道龍亭裏面滿住着敵人，硬碰硬的從下向上攻奪龍亭，不但要大的犧牲，而且想這樣奪取過來顯然是件難能的事。他知道在華北運動場的角落，隱藏着敵人的倉庫，他分咐着兩個弟兄，帶好了引火的東西和燃燒性的硫磺，讓他們達到任務後，再悄悄的龍亭會齊。那兩個弟兄走了並沒有多長的時間，運動場的火光，沖天的飛起了；火龍似的在空中飛舞，照紅了開封的北半城。

龍亭的敵人，看到倉庫起火，以爲我們已殺到了那裏，他們帶了槍砲很快的向火場撲去；這時候劉排長看着機會到了，他率領着衆弟兄下了民房，向着龍亭衝去。幾個翹

瞥北望火場的敵人，沒掙扎的作了俘虜，被綁在龍亭的柱子上。

從火場回來的敵人，丟棄了燃燒的大火，來守據點的龍亭，他們再沒想到，事情變得這樣快，龍亭被我們佔領了。當他們的行列上到龍亭的臺階時，一陣手榴彈的急射，一小隊的敵人，盡作了異鄉的游魂。劉排長他令弟兄們關好龍亭的門，任他外面敵軍的擾襲，總是靜悄悄的等待我們的援軍，直到三營機槍連的段鳳雲排長到了龍亭，他才交代了這個重要的據點，向別處進攻了。

告奮勇鳳雲率隊，

佔龍亭智殺敵人。

獠狼頃刻化烟塵。

汗上爭傳智勇名。

夜半龍亭倭鬼哭。

至今如聞殺伐聲。

段鳳雲今年才三十歲，他是河南偃師縣的人，到十二軍差不多快五年了，他由二等兵慢慢的升到排長，現在他仍是二十二師一三一團三營機槍連的排長。

在四月二十二日攻開封的時候，他報了奮勇隊，四十三名的奮勇隊員，由他率領着爬進城去了；他順着劉恆貴排長破壞過的鐵絲網，奔進到街心。他曾親眼看到劉排長率領着弟兄在汽車上殺敵；他趁着熱鬧的當兒，率領着奮勇隊的弟兄轉折別路了。他經過敵軍的射擊場，體育場，紀念塔，沒一處不是靜悄悄的，連一個敵人的蹤影也沒有。還給了他一個好機會；他吩咐着弟兄用煤油硫磺，燃燒着附近的房子；在烈火冲天，煙霧瀰漫的當兒，他用炸彈炸壞了敵人的紀念塔。敵人發覺後，倉皇的開來了汽車唐克車，

來援救這裏。段排長他並不懂，他分咐着少數的弟兄截擊汽車唐克車，他却率領着弟兄們，從敵人的後面，悄悄的往龍亭去了。

當時龍亭是我軍佔領着，劉排長恆貴怎樣奪取龍亭，在前篇裏已經提過了。他自佔領了龍亭，就沒出來，直到段排長到了龍亭的外面，彼此使了個暗號，他才把龍亭交給了段排長，自己率領弟兄又往別處殺去了。

段排長到了龍亭，他悄悄的分咐着弟兄，架好輕機關槍，預備妥手溜彈，把門都關好，靜靜的等待着敵人。他料到敵人對於一個據點，絕不輕易放棄的；所以他等着敵人來奪取龍亭的時候，給他個卒不及防的襲擊。幾個截擊敵人汽車唐克車的健兒，看到段排長領着人去遠了，也就悄悄的躲避了。失去目標的敵人，返轉了車頭向龍亭駛去。

龍亭是那麼靜悄悄的，連一點聲息也沒有，他們滿以為我們的戰士，退出了龍亭，所以他們停住了汽車唐克車，毫沒猶豫的一個個從車上跳了下來，攜帶着槍枝，向龍亭走來了，從他們半通的中國話裏，知道他們慶幸着沒費力的收復了龍亭；他們那裏會料得到，絕大的苦頭，眼前就給他們吃呢？！

當敵人們下車前進的時候，段排長仍然禁止着他的弟兄們，不讓他們射擊，直到敵人的行列走近龍亭約三公尺的時候，他才下了開始射擊的命令。一時間輕機鎗，手榴彈響成了一片，震盪着黑夜的天空；可憐卒不及防的敵人，都作了血肉模糊的泥土。那橫行的汽車，龍形的唐克車，也背地腹天的墮了大覺，死沈沈的再也拾不起頭來。

事情雖然隔這麼長的時間了，在開封的老百姓和敵人，誰不知道龍亭殺得最厲害的段排長呢？「段排長智謀多，開封城放大火，龍亭前喪敵胆，殺鬼子沒處躲。……」這類的兒歌，現在開封城裏，和近郊，都時常聽得到的。

1111

丁團副巧計埋地雷，

曹營長夜破野鷄崗。

醜爾皇軍未足殲

祇今耀武亦徒然

野鷄崗下烟沙起

多少無言作凱旋（註）

八一師，二四二團的丁團副世選，在去年豫東襲擊敵人時，立下不少的功績，他敏捷的行動，深遠的謀慮，以及周詳的計劃，打破了敵人不少的詭計，使敵人受了莫大的損失，這都是他周詳的計劃，造成那豐功偉績。

十八年的十二月，豫東隴海道上，敵人突然增加了數倍往昔的兵力，日夜的掃蕩着我們的軍隊，我們的隊伍和所有的游擊隊，幾乎鬧得不能在豫東立足了，整天價，日夜的奔跑着。丁團副他下了絕大的決心，要和敵人拚一下子，他整日裏計劃着破壞的方法。

他分咐着營長曹和光，率領全營埋伏野鷄崗靜等着搜索，殘餘的敵人。丁團副他出發了，連一個跟隨的弟兄都沒有，他的裝束，變換得使人難信他是一位殺敵的指揮官，

短的頭髮弄得那樣的蓬鬆零亂，上身破舊的棉襖，佈滿了多年的陳泥，背着陽光發出耀眼光亮，衣領不知弄到什麼地方去了。一條破了的灰色褲，露着塗了黑灰的肉，鞋只穿了脚的前半截。膝上的泥灰道，陪襯着兩個眼角的眼糞，看見後使人發着反心的嘔吐，臂上掛着一個破舊的木條小箕，上面滿蓋着些破碎的布片和乾了的枯草，他無精打彩的向着離海道前進了。

「不要走的，那老頭子，」奶奶廟的敵人，在禁止的他了，他只是裝聾的前進着，不管敵人的呼喚，直到他的脚步邁上了鐵軌，敵人是在呼喚的禁止着他，

巴格亞魯，髒髒的老頭子，從奶奶廟跑來的兩個敵人把他推倒了，他也順便的躺在了地上，費力的向上爬動，但是並沒說任何的話。

「病的支那人，不要管他的，」兩個敵人沒睬他揚長走去了。他爬了起來提了箕子，順着鐵軌走了下去，野鷄崗很近了，他蹣跚的走到野鷄崗，伸着手向着過往的人要着吃的東西，和銅錢，他向着吃嚼的日本軍人要吃的，在他小箕的上面，盛滿了殘餘的剩飯時，他坐在鐵軌上，吃起來了，看護鐵道的敵人，也會在他的面前行走過幾次，終於因

爲他的髒穢和龍鍾，把他忽過去了，他摸索着鐵軌下的石子，玩了那麼長的時間，他才蹣跚的離開了那裏，照着他的原路走回了他的營地，等他再出營房的時候，却變成了個窮態從容的軍官了。

敵人的火車滿載着彈藥和敵人，迅速的向着汴城駛進，內黃車站，周莊車站，奶奶廟一站一站的走過了，野鷄崗就在車的前頭了，雖然是日落西山了，車站上還擁擠着不少的行人，在等待着乘坐這次的火車，車進站了，離票房是那麼近了，當車的中間行進到了圓劇化裝房坐的地方，「轟通……」，聲音是那麼響亮，在巨大的響聲裏，軌道被掀得那麼遠，火車早側臥到道旁壓了大覺，被掀起的塵沙，在地雷的紅光裏，照得變成了紅黃色，把整個的野鷄崗籠罩住了，被摔暈了的敵人，早被車裏的彈藥炸得體無完膚了，即便沒受到傷的敵人，也在昏沈的睡着。

埋伏在野鷄崗的曹營長，看到紅的火光，聽到巨大響聲，早率領着全營的弟兄，殺奔野鷄崗，在混亂的野鷄崗，曹營長搜殺着敵人，暈倒沉睡着的敵人當然脫不了曹營健兒的槍口，就連駐防在野鷄崗的敵人，也都作了曹營健兒槍口下的犧牲者，與世長別了

在敵人援軍從汴城開到野鷄崗的時候，曹營長早完成了他的任務，率領着弟兄，安全的離開野鷄崗了。

（註）查倭軍在陣地死亡的，他們自己偏要美其名，說是「無言的凱旋。」

高振起襲慶雲車站捉賊

襲開封涂班長夜戰南關。

輕師夜戰汴城南

晃耀刀光敵胆寒

片卒何須勞控軌

生擒死縱總無關

天氣雖然是深冬了，殘敵的怒潮，在高振起襲慶雲的全身迴流着，使得他們並感不到絲毫的冷意。他們勇猛迅速的前進着。圓後殘破的月，浮蕩在雲層裏，暗瞧着將起殺氣的天地；也許天在助他們成功吧！風起得那麼大，飛砂撲面的打着，真是伸手不見掌的黑，高繼仍然向前邁進着。距南關車站只有二十公尺了，前面有着異樣的私語在談論着，高繼無論把耳朵扯多麼長，總是聽不懂他們在談着什麼。

「啊！那裏不是兩個敵人在談語嗎？」

「是的！這許是敵人的尖兵吧？不然他們怎能在這裏呢？」他兩在輕微的問答着他兩托起預先上在槍上的刺刀，很敏捷的繞在敵人的側面，向前襲擊了。被我們襲擊

怕了的敵人，聽見明亮的刺刀，向着他們奔進了。拿起腰來就跑。高樂那能讓他們跑去。上前抱住了一個，但是那個却跑去不。活捉的敵人，總扯不出他離開那兩條冰冷的鐵軌，敵人死力的掙扎着。大隊的敵人圍來了，他們顧不得再拉着那被捉了的敵人，順便一刺刀，把敵人送回三島去了，他們却在黑影裏回歸原隊了。

黑夜的進程裏，探照燈一盞，一位高瘦身材，年約三十六七的精通漢子，帶着一班弟兄很快的臥倒了。這是第四團一營連的涂班長亮亮，由於高振德起慶雲的回隊，他率領着弟兄出發了。在探照燈前亮的時候，也正是涂班長率隊到南關車站附近的時候，坦克車靜靜的往還着，探照燈照得同白天一樣，涂班長率領着這班弟兄，硬着頭皮，舉着燈光，向前激地滾進着。

黑夜的風，起勁的隨着，這班人都像生了翅膀似的飛進了南關，左右的衝圍着。沖天的煙火瀾漫着籠罩了整個的南關。敵人的機槍在開封的南城上織成了紅的火網，包圍了瀾漫的煙霧，白色的迫砲火球，在火網上，往來的飛馳着，沒有片刻的停留。涂班長不怕牠怎樣衝圍，他更是衝圍着，直到消滅了南關的敵人，所餘的逃回了城內，他才

俱着弟兄殺向別處去了。

遭火攻于振華率部突圍

勇殺敵周貴卿全排殉難

太康十月遍烽烟

援絕彈空敵勢堅

突破重圍緣苦戰

長憐一炬古壇前

太康縣西扶樂城高莊一帶，雖然沒有山環水抱的險要，但是按着平原地帶說起來，總算一個可守的據點，凸凹不平的道路，起伏蜿蜒的沙陵，這都是很好的屏障，假如作起戰來，都可以變作天然的工事，保障健兒們的生命，總之扶樂城高莊這地方，在平原的地帶，是個可守的據點。

二十八年十月裏八一師二四三團三營八連的于連長，選擇了這個地點，暫作了他的游擊根據地。他率領着弟兄，早歸晚出的襲擊着左右的敵人，使得太康一帶的敵人，幾乎沒有安枕的時候，六日的一個早晨吧！敵人開來了兩個聯隊，把高莊整個的包圍了，繞着村莊，汽車唐克車來回的飛馳着，連一條貓狗過的空隙都沒有，敵人的步兵勇猛的

村向內殺來，這高莊剎時變成了血的戰場。

于連長分附着排長周貴卿在高莊北端屏擋敵人，無論戰爭怎樣的激烈，不許向後撤退一步，敵人更不能到村內一步，周排長率隊往指定的目標去了，于連長率領着弟兄們，村前村後，村左村右死力地和敵人抗爭着，敵人死得狼藉的屍體，到處堆積着；這樣相持到九個鐘頭，我們的援軍，消息仍然是渺無蹤影，于連長的彈藥淨盡了，只有用刺刀死拚着，敵人生遍了方法，總是不能攻到村莊裏去，最後敵人用燃燒彈、從東西兩端放起火來了，狂風裏的火，是那麼快，剎時漫延了全村，到處籠罩着煙霧，于連長所有的弟兄，已被火燒得不成樣子了，他率領着這些弟兄左右的衝圍着，總是突不出烟火的牢籠，他百忙中差了個弟兄，冒火通知周排長，相機行事。他脫了衣服，率領着弟兄從村南殺出，從火裏出來的健兒，誰不是焦頭爛額的呢！突出了火圍，又是敵人，他們戰鬥的勇氣，真有些消沈了；于連長大吼一聲頭前殺出了重圍，弟兄們也隨着于連長踏着這條血路，出了險地。

獨擋一面的周排長，和敵人殺了數次的難分難解，把敵人趕得離村遠遠再也不敢逼

近村莊了，在遙遠的陣地裏，用砲向高莊轟擊。砲彈一個個的排着飛來，使這不高莊的北端，盡成了一片焦土。正在猛烈轟擊的時候，村的東西兩端起火，燃燒得那麼厲害，在火勢蔓延到全村的時候，北邊的敵人潮水般的湧了上來。前後受敵的弟兄，有些慌了手脚，無目的亂跑着。周排長收拾着整理着殘餘的弟兄，正預備殺條血路出去，于連長差的弟兄到了，他決定也從南邊殺出，當他走到村中的時候，後面的敵人追上了，周排長爲了守據點好給他們拚死活，率領弟兄進到廟裏了，他在裏面射擊着敵人，敵人也不敢逼近廟的門。終於周排長遭了高莊的命運，敵人在外面把廟點着了，周排長跟着他的弟兄們，無任何怨尤的葬身在無情的火燄裏了。

襲蘭封許廣超連站逞勇，

乘黑夜殷治平機槍掃敵。

蘭封一夜起煙塵，壯士殲仇不顧身

殘敵驚弓悲折翼，可憐長是未歸魂

命令來了，準備着出發，都靜肅的整理着服裝和武器；迅速的整理過後，拳掌的磨擦聲，響得特別震耳，每個人的面孔火般的紅漲着，眼睛發着赤色的紅絲，瞪得特別的大，像幾十年的冤仇馬上要照雪似的興奮，等待着時間的早臨。

這是個晚秋的暮夜，二四一團的許排長，率領着一隊健兒，在微帶寒意的西風裏，向着蘭封車站挺進着，薄雲掩映着明滅的小星，點綴着夜的寂寞，遠近的村莊，一兩聲犬吠過後，越發的顯着這夜海的沈寂了。在車站的附近，聚攏着一隊武裝健兒，靜聽着許排長的分咐，一陣私語後，又在前進了。

風颭得越發起勁了，並且夾雜着迷人眼睛的汲沙，小星兒因為雲彩的增加，早躲得

沒了蹤影，許排長的一隊人，在摸索着前進了。

「拍拍！拍」車站飛來的槍彈，橫穿過健兒們頭頂的空隙，發出驟驟的響聲。率領全隊的許排長，知道敵發覺了他們的行動，他很快的分咐着弟兄，一齊臥倒了。手裏的槍，對準往來行走的敵人，一陣急射，敵人倒下了不少；乘着敵人喘息的機會，如潮水般的逼進了車站，拍拍的機槍掃射聲，隆隆的手榴彈轟炸，攪亂了這夜的沉寂。

這時候只帶領了六名弟兄的殷治平班長，早已衝到了車站的左側，架起機槍，僅防鬼子的逃竄。受了襲擊的敵人，真有些像驚弓的鳥無目的亂擺着槍機，時候總有三點了，敵人等不到增援的軍隊。他們成羣的望着殷班長的陣地撲來；英勇的殷班長，沉着的指揮着弟兄們迅速的射擊，使得敵人迷失了方向，失掉了率領的能力，散亂的竄逃着。可憐異國的男兒，無事的作了槍口上的游魂。殷班長拚命的把機槍運到站房門口。一陣掃射後，弟兄們開始搜索了，除了遍地橫陳的敵屍，就是雜亂無序的槍枝了。殷班長分咐着弟兄攜帶了戰利品，焚燒了站房，又向着關封城裏轉進了。

沈着應戰確有書生氣概，

赫赫戰功不愧武將風度。

分明一陣緊安危

豈惜兵殘與力疲

畢竟回天憑挽救

至今英武勳旌麾

二四一團的劉排長寶珍，去年的七月就隨着八一師的大隊遠征豫東了。道經尉氏渡過黃河，到通許杞縣陳留蘭封太康等縣，就開始他的游擊生活了；屢次的戰鬥也就一齣一齣的排演起來。——張大夫妻，黃寨，張莫寨等戰役——繼以襲擊蘭封通許太康後，在抽調着休息了。當時劉排長是被派爲前哨的，他負着固守前赫莊陣地的任務，保護後赫莊及楊邱營等莊全團的安全，劉排長奉命後，遂率全排弟兄趕築着鞏固工事，等待着突然來臨的敵人。

到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左右吧！東北汽車道上發現滿天蓋地的土氣，震耳的轟聲，風馳電掣的由蘭封開來了汽車九十五輛，唐克車兩輛，裝甲汽車四輛，載敵二千餘

一路打來。頃刻間，把所有的外界完全給封鎖了。利用先發制人的手段，以密集隊形殺聲連天的向我陣地猛轟攻擊。

啊！敵人的砲攻開始了，弟兄們很沈着的臥地戰壕裏，並沒暴露出自己的陣地，可是敵人隊隊列列的唐克車裝甲車汽車，掩護着步兵很快的逼近來了，劉排長使用預定的暗號，指示着兩翼的健兒，及正面的機槍射手，快放齊放的向敵人掃射；當時敵我的砲聲，炸彈聲，殺聲，真是天崩地裂般的響動，震蕩着戰時的空際，約有二十分鐘的光景，三四百名狡猾的鬼子，被送回三島去了。

一陣惡鬥過後，除了較遠的敵砲，向我們射擊着，似乎沈寂了，不一刻比前更多的敵人，把我軍健兒包圍了，敵人在砲火戰車掩護下向我軍陣地猛撲，氣勢勇不可當；但是結果敵人在劉排長人不滿百，槍不滿五十小隊手裏，敗退下去了。

時間是零點半了，敵人改變了方針，砲火集中劉排長的陣地射來，弟兄已有不少的流血犧牲了。

「報告排長劉班長死了。」傳令兵在向劉排長說着劉排長並沒回話，他從袋裏掏出

鋼筆寫了個「一等兵王文彬代理」，傳令兵剛回來，左臂受傷的賈發根隨着走了來。

「報告排長，代理班長王文彬陣亡，」劉排長並沒回答，仍是沒命的射擊。這時全排的陣地，差不多被炸完了，前赫莊的房屋，已變成了一片焦土，炸彈仍是顆顆的向陣地殺來。一顆顆飛的子彈，穿過了排長的脊下，但是他並沒理牠，任牠流着鮮紅的血。他只是拚命的衝殺射擊。

敵人從西北角衝入了陣地，傷亡過半的弟兄，沒了鬥志似的驚慌，要把劉排長扶出陣地，向後撤退，這事被劉排長拒絕了，他把槍口，對住自己的腦袋很嚴的說：「弟兄們你要退我自殺了，我們是勳不得的，全團的性命。都在我們身上担負着，我們要掙扎最後的五分鐘」他的動作，振住了弟兄們的慌亂，他的話感動了弟兄們的心坎，他們反身向着敵人殺去了，忍痛殺敵的嘶喊，瀰漫着惡鬥的殺場，終於把敵人從陣地裏殺了出去，保住了殘破了的陣地，直到我們的援軍，開到了陣地，劉排長才離開了這血裏爭奪的軍地。

臨險地而復生全憑巧計，

脫牢籠以返國的是英雄。

爲有精忠獨自持

險夷一節見英姿

金蟬妙計成佳話

人去堂空鬼不知

孫連長連靈字國符河北省人，他有南方人的聰明，北方人的慷慨，並淺偏於一方的犧牲，只要認識他的人，都知道他是個健談的人。他在第三集團軍裏任偵察連連長的職務，他的職務繁重，每日使他沒有息休的時候，他用着他的聰明，在鄭州在河防，在黃河的北岸東岸，以及淪陷了的城鎮，組織了嚴密的諜報網，鄭州的漢奸敵探當然是不敢活動的，就是淪陷區裏的敵人的行動，都能在密集的文件裏查得到的。他對於三集團軍的供獻的偉大不問可知了。

他奉着 孫總司令的命令，憑着他的一張能辯的嘴，去到張逆嵐峯的那裏，想着使張逆回到祖國來。但是結果失敗了，任憑他的舌劍鋒槍，總打不破張逆高官厚祿的迷夢。他辭

別了張達，預備着回到鄭州來，不幸的很，在商邱車站。被日本的憲兵扣住了，如同解遞要犯似的，把他繩纏鎖綁的，從關海路的專車上，送到了關封，押在憲兵司令部了。

審訊的大堂佈置得那麼威嚴，正中間坐着敵人的憲兵司令，左右兩個桌上，一個是司法科長叫三好的，那個桌上的記錄却是個中國人，眼睛總是下垂着，兩側站滿了異國的軍人。除此之外就是拷打犯人的刑具了。峯棧的劈柴，長條扁形的軍棍，皮鞭，蘇繩，鹽水辣椒水，煤油等等不可勝數的東西，這都是犯人的對頭。他從容的站在中間，昂然的挺立着，等待着他們的問訊。

幾次的問訊，都被他嚴厲的辭句嚇住了敵人，他受到敵人的皮鞭，和軍棍，峯棧的劈柴，排遍了他的身體，鹽水浸透的蘇繩，抽打着他帶重傷的肉身，肚皮裏也曾裝滿了煤油辣椒水，這些他都忍受了，任何人受不住的刑法他都忍受了，他爲了國家民族，爲了自身的任務，寧願死在敵人的毒刑下，也不願洩了自己的底細，或向敵人屈膝。

誰知道，受刑不過的王團長凌霄，全都承認了，並且當堂說明了他的來歷和任務，王團長甯願和孫連長死到一塊，也不願看着他受那些苦刑。所以他全都說了，只求着早

早的了結這一生。王團長也是奉着命令去工作的，到那邊被捕了，他早孫連長好幾天，就到敵憲兵司令部了，他也受過各種的苦刑，終於忍不住承認了，這次他不願叫孫連長受那些罪，所以直說了。

孫連長處於不得已的場合，也只好承認了。懷着同王團長同樣的心，早了結此生。誰料得到敵人想利用孫呢？敵人讓三好威協着他利誘着他，讓他贊成和平不言抗戰，並且担任給敵人作諜報，這樣可以馬上放他出來，在孫連長覺着活總是無望的了，那裏料得到能有這一線的生路呢！孫連長用着他善辯的嘴了，他迎合着敵人的心理，說着主張和平和厭戰的話，欽佩着新中央的一切建設，瞞得敵人信實了，三好向敵人憲兵司令担保放了他讓他到這邊替他們作諜報，敵人和孫連長定了如下的條件，（一）以家眷作質（二）到鄧後作反間諜的工作替他們効力，（三）許給孫以將官階級任用，孫連長假意都答應了，敵人才將他放了出來。

這件事很長，因為篇幅的限制，只採取了一段以後當整個的寫出來，供諸社會。

八柳莊巧殺敵人，

受重傷忍痛突圍。

探集殺賊英雄名 履險如夷氣釋倫

報國只爭仇與我 安危生死不關心

偵察連的上士班長李福善於三月二十一日夜裏，帶領了三個弟兄，悄悄的渡過了黃河，往河北工作去了。

二十三日拂曉他們到了八柳莊的附近，先把劉莊的保長扣住，檢出了保長擬送八柳莊道房敵人的報告，他率領着弟兄們向着八柳莊前進了，李班長和他的一位弟兄往見敵人去了。

八柳莊道房靜的狠，道房的敵人，都出去巡查道路去了，兩個把守道房的衛兵，檢得斜斜的，在那裏打盹。李班長到他們跟前的時候，他們才把他們疲乏沒精神的眼睜睜。

「幹什麼的……」

「劉莊保長送報告的」

「拿……」

拍拍……在他們互相問答時，李班長和他的弟兄早把槍準備好了，當他們遞接報告的時候，李班長的槍嚮了，兩個衛兵沒掙扎的在拍拍的槍聲裏死去了，巧的很，這時候查道的敵人回來了，他們把李班長包圍了，李班長和他的弟兄，左右的衝殺，總是殺不出敵人的包圍，小翼增援的敵人也到了，李班長身中數鎗，繼而腹部亦受重傷，極不能掙扎。李班長咬緊了牙，他不要命的向着正南殺了條血路，逃出了敵人的包圍，可是到我們防地的時候，李班長再也沒力了，真同死了的人一樣沒有生氣，他的弟兄把他抬過了黃河，現在他還在醫院養傷呢！

開封城張振昌行刺，

胭脂河劉興周命喪。

胭脂河畔水流紅

曾記英雄曾立功

只爲豺狼餘嗜血

至今堤上滿腥風

張振昌是偵察上士班長，並且兼任着特務組的組長；張的爲人剛強勇毅，沈着有胆，開封城是他常到的地方，他都是很巧妙的利用着各種關係，混進城去，從沒讓敵人發覺過一次。

從張班長兼了特務組的組長，每以刺殺敵寇要人及漢奸爲最要的任务。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，他找到了一個絕好的機會，就是刺殺劉逆興周的絕好機會。

劉逆興周是開封的偽警備司令，這是誰都知道的，偽警備司令，也和我們的司令一樣的重要，負着保境安民的職責。張班長探得明白，在一日的下午，劉逆必須經過胭脂河的，張班長帶了三位弟兄同去，暗藏着手槍，和一標手榴彈，他們在胭脂河的左右開

散的等着，等待着劉逆的經過。

前面開道的來了，武裝的偽警，在驅逐着行人：不準任何人在這裏行走；張班長隨着人羣也躲在旁邊的店鋪裏了，但是他的眼不停的向外看；一輛新的馬車，得得的從遠處走來，除了街的兩側站滿了偽警外，車的周圍護從們把他圍住了似的擁擠着。拉車的馬很難痛快的走一步。這種情形那能突行刺殺，簡直沒下手的地方，和機會。

但是急於立功的張班長，那能把這千載難逢的機會錯過呢！他即時縱出了舖門，迎頭截住了劉逆的馬車，沒等劉逆護從的開槍，張班長就賞了他們一手榴彈，他們分左右的躺倒了，三隻槍連珠似的向着劉逆的馬車射去，直到那拉馬車的馬，死挺的臥到地上，把車子弄翻，劉逆的死屍，從車裏摔了出來，他們才停止了射擊，拋棄了手裏的槍，很快的逃出了這個殺人的場所，向着人羣裏走去，等到呆若木雞的護從和林立的警崗，清醒了過來，我們的張班長和他的同志已走遠了，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初版

第三集全一冊定價四角五分

編者：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部

印刷者：鄭州雲章印刷所

BC

46.8

21/11/11

236